

René Descartes

三重精彩

——笛卡尔的生平、著作与思想



文聘元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三重精彩

——笛卡尔的生平、著作与思想

文聘元 著



2016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重精彩：笛卡尔的生平、著作与思想 / 文聘元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099 - 9

I. ①三… II. ①文… III. ①笛卡尔, R. (1596~165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56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重精彩——笛卡尔的生平、著作与思想

文聘元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099 - 9

2016 年 10 月 第 1 版

开本 880×1280 1/32

2016 年 10 月 杭州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38.00 元

序

在我的所有作品之中，这本笛卡尔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确切的起因，我甚至可以具体地回想起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它的。

那是在 2014 年 10 月的一天，我去北京大学参加外国哲学所成立 50 周年的庆典，午餐后偶然与一位哲学系的师妹交谈起来，她的名字叫刘露，谈话中她说起她的博士论文准备写笛卡尔，就在这一瞬间我决定了要写一本专门研究笛卡尔的作品。

当然，并不是这么简单，这样说吧，与刘露师妹的交谈只是导致这部书产生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因为此前我已经犹豫了很久，究竟是不是要写它。

为什么要犹豫呢？这里面说来话比较长。

我天生就是一个哲学爱好者，高中时就开始阅读一些哲学著作，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后来大学也读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一读就是七年，后来又到了北京读哲学博士，毕业后所从事的也主要是哲学研究，所以一辈子都与哲学钩连在一起。我对哲学一个核心的理解是认为哲学≠哲学史，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史上其他哲学家的哲学，如中国的老庄孔孟或者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但却并没有真的理解哲学，更不是真正的哲学家；相反，一个人可以基本上不懂甚至根本不懂哲学史，也就是不了解哲学史上其他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但依然可以成为真正的甚至伟大的哲学家。这样的例子中西都有，例如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西方的维特根斯坦。

究其原因，就在于哲学与哲学史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的，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他人的思想，所以即使将整个哲学史上所有哲学家的思想

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也只是理解他人的思想、只是一个哲学史家而已，并非真正的哲学家。而真正的哲学家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能是他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世界本身，只有对世界本身作出深刻的研究，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世界、得到自己对世界本身独特的认识，并且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才可能成为哲学家。要理解之只要我们看看哲学史上那有如群星璀璨的伟大哲学家们就明白了，试问：从中国的老庄孔孟到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等等等，他们的思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之点？难道是因为他们对某一个哲学家有着深刻完整的了解而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吗？当然不是的。他们之所以成其为伟大的哲学家，乃是因为他们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这个独特的思想体系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它是对世界的反映，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这才是他们成为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能够名垂哲学史的缘故之所在。

不仅是这些最伟大著名的哲学家如此，就是那些相对而言不那么伟大著名、但依然名留哲学史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如普洛克罗、哈奇逊，或者沙夫茨伯里，等等等等。

正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自从博士毕业开始研究哲学后，就一直想如上面这些伟人们一样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也如我上面所说过的，是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世界，其结果就是我以前出版的《哲学——对世界的解释》第一、二卷了，第一卷名《对世界的基础性分析》、第二卷名《对人的基础性分析》，本来还准备写三卷《对认识的分析》、《对语言的分析》、《对信仰的分析》，但当我写到《对认识的分析》之时就陷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根据自己的思想建立起关于认识的系统性理论，后来不得不中止了有关的研究与写作。

再后来，在一片迷惘之中，我经过沉思，认为主要是因为我在写作之时没有借鉴其他人的思想，要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又不是维特根斯坦与慧能那种纯粹的哲学天才，怎么可能不深刻理解哲学史、不借鉴他人的思想而独创一个哲学的体系呢？明了这一点后，我就转向对他人思想的研究。

我第一个关注的对象就是康德。

在西方所有的哲学家之中，康德是我最心仪的，在我看来他的思想也是最富于启发性与挑战性的——或者说最具难度的，我一贯喜欢挑战，于是就开始阅读与研究康德的著作。

但是，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停下了，因为我发现要读懂康德、读懂他的三大批判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要逐字逐句地去读、去理解之时，简直太难了，为什么呢？

因为要读懂康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 一、必须具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
- 二、必须了解康德之前的整个哲学史。
- 三、必须深刻地理解世界本身。

第一个条件不用说，康德的三大批判之所以难懂，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其语言异常晦涩，有时候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因此没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是不行的，根本入不了门。但这对于我并不难，因为在这方面我从小就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阅读量相当大，基本上没有什么语言问题可以难倒我。

第三个特点我也不怕，因为我本来就认为哲学是对世界的解释，也一直以来都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因此，对于康德哲学中那些有关世界本身的深入思考对于我而言并不难理解。

但第二个就是我的缺憾了，虽然读了这么久的哲学系，但此前我并没有系统地阅读与理解西方哲学史，读的书虽然多，但哲学著作并不占

主体，读也有些囫囵吞枣，总之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哲学家们的思想缺乏系统深刻的理解。而康德不是如此，他极为博学，相当全面而深刻地掌握了西方哲学史，就这点而言他与黑格尔相似，若是康德愿意写一部西方哲学史，我相信水平一定不会亚于黑格尔。所以，康德在写作三大批判之时，对其他人的思想可以信手拈来，甚至无形无影地融入自己的思想，但倘若我们不懂这个思想的来源，那是很难深刻地理解康德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的。

于是，为了理解康德，当然更主要是为了理解世界本身，我将目光转向整个西方哲学史，制订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阅读与写作计划，就是要对从古希腊开始的整个西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阅读与梳理，并且写作一部贯通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哲学史作品。这个计划一直在比较顺利地进行。

虽然比较顺利，但在写作之中也遇到了一个颇有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些哲学家，我本来只是将其作为这部计划中的西方哲学通史的一章，但在阅读与理解的过程之中感触与所得越来越多，于是写下的文字也越来越多，根本不是一章所能容纳的了，如在卢梭、洛克与托克维尔等那里就有这样的情形，而最主要的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的思想以前我也有所理解，本来以为并不难懂，但在我深入阅读笛卡尔著作的过程之中，越来越发现它们就像一个被浮沙掩盖的宝库，轻松地扒开浮沙之后就可以看到许多宝贝，而且，越往下挖，就会发现宝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珍贵，倘若不将这些宝贝尽量多地拾取，只挑一点点就离开，那真是太傻了！太不应该了！所以在这一章里我就决定多写些，也许要达到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最漫长的篇幅——那一章超过 10 万字。

但我很快发现即使 10 万字也还是不够，还有许多东西我想要表达，只是这样一来就要离开初衷，不是写作一部哲学的通史，而是先要写一部单独的笛卡尔哲学研究了，但我又颇为犹豫，就像一个正去某个地方

旅行的人，突然遇到途中的美景，于是想要改变目的地——但那个目的地又是必须去的，一定会感到犹豫的一样。这时候正好我要去北京开会了，于是就打算先放一放，开完会再说。

就是在开会的那一天，如上面所说的情形，我遇到了刘露师妹，和她的一席谈话之后，我就在瞬间作出了决定，要先写一部专门研究笛卡尔的著作。

由于早就准备好了充足的资料，相当快就写成了，后来就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具体的情形会在本书最后的跋中提到。

这时候，或许我应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作这部作品？或者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一样，既然说笛卡尔的著作是一个大宝库，它其中有什么样的宝贝呢？会让我在中途如此长久地流连忘返？

这里可以说的话就多了，最好从作品本身中去了解，但我在那里也可以说一下其中一个最核心之点，这也是笛卡尔哲学中最了不起的创造，那就是如何为我们理解世界找到一个切入点。

我们知道，哲学是对世界的解释，笛卡尔哲学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是这样的典范，而且笛卡尔的哲学还有一个也许比以上诸位更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为我们理解世界找到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切入点，那就是从存在出发去理解世界，这也就是他的“我思，故我在”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涵了。

关于“我思，故我在”的具体内容，我在这部书中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这里且不多说，只指出一点：“我思，故我在”虽然是从思出发去理解世界，但之所以要从思出发，那目的乃是理解世界，理解世界才是根本的目的，从思出发只是理解的方式。而我们要如何理解世界呢？在笛卡尔看来，理解世界，首先就要理解存在，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并非思，而是存在，或许可以这样说：存在是目的，而思只是手段。

当然，笛卡尔这样做并不意外，因为存在这个词一直是哲学史上的

核心词汇，甚至可以说是最核心的词汇——倘若在哲学史上有一个词汇可以称之为“最核心”的话，早在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就将之置入了哲学的核心；此后到了中世纪哲学或者说神学，其核心也是这个，因为关于上帝，最核心的就是上帝的存在；此后到了近代的笛卡尔与现代的海德格尔，等等，存在一直居于哲学的核心。

不但西方哲学如此，我们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例如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经典《老子》的第一章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段话的含义是至为深刻的，表达出了整个老子哲学思想的神髓，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探讨存在的问题，这个西方的“存在”在我们中国古代哲学中是用“有”来表达的，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区分，但本质是相通的，都是探讨关于“存在”——有、以及与之一体的“不存在”——无的问题。老子在这里也是将有与无或者说存在与不存在看成是理解天地万物之出发点的，以老子的说法就是它们乃是“天地之始”与“万物之母”，而且这两者又是本质本通的，倘若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万物之最精微玄妙之处了。

要理解何以会如此其实并不难，也并不玄妙，因为这实际上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问题，倘若我们是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有时候这样地扪心自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呢？——尽管我知道它是存在的；进一步地，我又为什么存在呢？我何以证明这一点呢？这个问题自从我高中时代就开始困扰我了，那时候我经常这样地自问：我知道我存在，但我怎样证明这一点呢？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容易的，回答起来就很难很难了，所以直到

今天都并没有一个固定答案。

而笛卡尔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极为独特而伟大的切入之点，为我们之证明世界和自身的存在提出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可能之答案。

至于笛卡尔究竟是如何回答的，我们又如何可以得到那可能的答案，在书中可以找到。

是为序。

2016年3月6日于海甸岛书房

目 录

引子：为什么要讲笛卡尔.....	001
第一章 平静而不平凡的人生.....	013
第一节 法国·早年生活	013
第二节 军人生涯	018
第三节 荷兰·哲学生涯	024
第四节 三件大事	030
第五节 两个高贵的女人	039
第六节 最后的时光	057
第二章 坟墓与骨头.....	061
第一节 四度安葬	061
第二节 笛卡尔的骨头	066
第三章 笛卡尔的著作及其影响.....	071
第一节 笛卡尔著作的总特点	071

II 目录

第二节 笛卡尔的五大哲学名著.....	079
第三节 笛卡尔的科学著作	088
第四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	105
第四章 笛卡尔哲学初论.....	111
第一节 笛卡尔思想的重要性与矛盾性	111
第二节 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116
第三节 方法很重要	121
第五章 一切从怀疑开始.....	129
第一节 为什么要一切从怀疑开始？	129
第二节 怎样去怀疑？	137
第六章 我思，故我在.....	148
第一节 走向无可怀疑之思	148
第二节 思维与存在	155
第三节 思维与存在之间不是推导关系	160
第四节 对“我思，故我在”之批判与肯定	164
第五节 “我思，故我在”中的另一面：从“我”出发	173
第七章 对上帝存在之证明.....	178
第一节 自明且需证明之上帝	180
第二节 效果的证明	185
第三节 观念的证明	190

第八章 对万物存在之证明.....	203
第一节 上帝乃万物之源	203
第二节 万物为何存在?	207
第九章 天赋观念论.....	213
第一节 笛卡尔之前的天赋观念理论	213
第二节 必然存在但并不一定会被意识到的天赋观念	216
第三节 天赋观念之起源	222
第四节 对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的肯定与批判	226
第十章 松果腺与身心二元论.....	237
第一节 什么是身与心?	239
第二节 互不相干的身与心	245
第三节 身与心为何分离?	250
第四节 不可分离的身与心	257
第五节 著名的松果腺	261
第六节 身心二元论的反对者与支持者	265
第七节 身心二元之解决方案	276
第十一章 求知之路.....	282
第一节 从简单事物入手	283
第二节 获得知识的基本方法——直观	286
第三节 悟性与经验	291
第四节 获得知识的第二条途径——演绎	297

第五节 知觉与感觉	304
第六节 意志	308
第七节 上帝是认识的终极决定者.....	319
第十二章 笛卡尔对神的理解.....	323
第一节 笛卡尔——虔诚的基督徒	324
第二节 上帝对笛卡尔思想的整体影响	328
第三节 作为创造者与实体的上帝	334
第四节 绝对自由的与不可知的上帝	349
第十三章 笛卡尔对万物的理解.....	358
第一节 笛卡尔对可感之物的理解	358
第二节 笛卡尔对空间、时间、运动的理解	377
结 语.....	388
跋.....	390

引子：为什么要讲笛卡尔

在这本小书里我们要讲笛卡尔。

笛卡尔的大名不用说，每一个懂点儿哲学的人都知道，但也许这还不足以了解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笛卡尔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下面就分三点来讲述。

一、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

二、笛卡尔是现代西方哲学之父。

三、笛卡尔是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

我们先来讲第一点，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

笛卡尔的这个身份是不用怀疑的，亦为西方哲学界所公认。

不过，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奇怪，因为有一个人似乎比笛卡尔更有资格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那就是培根。

原因有两个，一是培根较笛卡尔年长，培根生于 1561 年，笛卡尔生于 1596 年，培根比笛卡尔要年长 35 岁，已经是两代人了。

二是培根是伟大的哲学家，正是他开辟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新时代——经验主义的时代，继他之后，英国将诞生一个在哲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哲学潮流，而不仅是一个新流派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培根似乎更有资格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

不过，培根却没有享有的这样的地位，究其原因，也有两个：

一是培根严格来说不属于近代，而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许多哲学史著作都将培根纳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例如柯普斯登就是这

样。¹

二是培根所代表的思潮并非典型的近代西方哲学思潮。

我们知道，培根的哲学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固然是西方哲学中极重要的流派，但不可否认的是，却不是西方哲学中核心的或者主要的流派。倘若我们纵览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史，将发现西方哲学的主流并非经验主义，而是相反，是非经验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的。这个问题分析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大家只要看看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就知道了，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到康德与黑格尔，当然还包括笛卡尔，甚至到近代的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之中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的。

所谓理性主义，我们可以大致地理解为从内在的思维出发而不是从外在的经验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并相应地获得哲学的思想与知识。这种倾向古希腊时期已经在柏拉图那里表达得很鲜明了，直到近代依然如此。而且，到了近代，这一倾向更加鲜明了。因为在近代之前的中世纪哲学虽然也是讲究理性的，但更讲究信仰，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是将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是信仰高于理性，这是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都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之后，哲学的重心又转向了理性。所以，理性才是近代哲学的核心之所在。

还有，这个理性的核心就是思维，从理性出发实际上就是从思维出发，是通过一种心灵的沉思寻求哲学，这是与经验主义相反的。经验主义主张不从心灵出发，而要从感官经验之中寻找知识与真理，这当然也是近代西方哲学一个重要的方向，就像培根、洛克、贝克莱与休谟是重要的哲学家一样。但从思维出发却依然是主流，是比经验主义更能代表

¹ 参见柯普斯登：《西洋哲学史》（第三卷），陈俊辉译，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429页。

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就像笛卡尔、康德与黑格尔乃是比培根、洛克或者贝克莱更伟大、更重要的哲学家一样，从这一点其实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笛卡尔时，这样说道：

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¹

我们后面会看到，从思维出发，正是笛卡尔哲学的出发之点，也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对于黑格尔这样的观点，一般的西方哲学史家是不会反对的，包括培根的同胞、另一位现代西方的伟大哲学家罗素，他也说：

若内·笛卡尔，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²

至于原因，罗素没有像黑格尔一样是从哲学的本质特性出发的，他认为，笛卡尔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启者，首先是由于他有着“高超哲学能力”，同时也是由于他能够接受近代科学的影响，接受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与开普勒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的科学见解，例如承认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其次还在于笛卡尔虽然保留了经院哲学中许多东西，但却并非是一个经院哲学家，而能够摆脱经院哲学的窠

¹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

²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9页。